

## 第八十六章 自以為是的後果

這些日子，幸姑為了娘家的事情可謂是操碎了心。外面傳得那樣難聽，又是家喻戶曉，想要事情有所轉機哪是那麼容易的事情？

幸姑是相信父親的，可事情過去這麼久了，娘家人一直沒有動作，她心中焦慮的同時忍不住也有些懷疑，若當初父親是被奸人所陷害的呢？

恰逢這時宮裡又傳來旨意宣趙王進宮，幸姑不免又要往不好的地方去想。

幸姑的擔憂趙王全都瞧在眼裡，他也跟著急，也試圖想過法子，但是當事人都無動於衷，他辦事的時候不免少了幾分底氣。

接了聖旨後，趙王道：「父皇召見本王入宮，可說了何事？」

前來宣旨的是一位很年輕的公公，他笑著說：「回殿下下的話，奴才不知。」但話鋒一轉，又道：「不過今兒下午的時候，陛下好像微服出宮了，是奴才的師父還有高大統領跟著，但是奴才不知道是去哪兒了，陛下一回宮就宣旨召見諸位王爺進宮。」

「也召見了幾位皇兄？」趙王輕聲反問。

那小公公打千兒，「誠王、忠王、齊王還有殿下您，甚至下頭的幾位皇子，陛下都傳召了。」

趙王沉默一瞬，而後衝著小公公說：「本王知道了。公公稍候片刻，本王去換身衣裳再進宮見父皇。」說罷，他喚了一旁候著的王府大太監總管，吩咐他，「好茶招待著。」

自始至終，孟側妃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態，見接完聖旨了，她朝趙王福了福身道：「殿下，妾身先回了。」

趙王如今對孟側妃也是客氣而又疏遠的，不至於到冷落，他會給她應有的尊重，吃穿用度也不會委屈了她，讓她在王府裡過安靜日子，但也不再像從前那般一顆心掛在她身上。

「側妃回吧。」趙王回應完孟側妃，又吩咐她身邊的丫鬟們，「好好照顧側妃跟大小姐，若是有什麼需求，只管找瑞公公。」

瑞公公是趙王府的大太監總管，打小便伺候在趙王身邊。

孟側妃看了眼趙王，沒說話，又一福身子，轉身離開了。

「走吧。」趙王攬著幸姑的肩膀，一道往幸姑的院子去。

幸姑焦急如焚，「不知道陛下這會兒喚你去，所為何事。」

趙王立在床前，雙手張開，讓丫鬟們替他更衣，側頭看去道：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，妳不必著急。」

幸姑走過來道：「我也有些日子沒進宮向貴妃娘娘請安了，正好隨殿下下一道進宮去。」

趙王已穿戴好，揮手遣退了伺候的人，雙手搭在幸姑肩膀上，認真說：「妳現在這個樣子，不適合出門。聽我的，妳就待在家裡，有任何事情，我會告訴妳。」

幸姑想了想，覺得他說的對，點點頭應了。

趙王攬過幸姑，在她額頭親了一下，她艱難地朝他扯了下嘴角。

趙王轉身離開，幸姑望著他越發挺拔的高大背影，一時間有些恍神。

不知道此刻宮裡發生了什麼事，她只能等，但乾等著只會更容易胡思亂想，於是她讓陪嫁的章嬾嬾打發了人去娘家問問情況，也算是給娘家人打聲招呼。

趙王急匆匆進到勤政殿，看到三位兄長和幾個弟弟都已經到了，稍微頓了下腳步之後才又繼續大步走上前，行禮道：「兒臣見過父皇。」

「老四也來了，人齊了。」皇帝說。

幾個年紀小的皇子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都是一臉狀況外，四大親王則是大多心中有數，父皇喚他們來，想必是要商議近來鬧得滿城風雨的霍家兄妹的事兒。

此事是忠王一手謀劃的，若是討賞，他自是頭一人，於是他率先抱拳說：「父皇，您喚兒臣等前來，所為何事？」

皇帝眯眼睇著他，語氣不鹹不淡問：「老二覺得是什麼事？」

「這……」忠王聽出了父皇語氣中的不喜，而且似乎是針對自己，他一時間有些懵，拿不準到底什麼意思，便將態度放得更為恭敬，回話道：「兒臣愚鈍，還請父皇明示。」

皇帝此刻對忠王有諸多意見，懶得與他多說一句話，改看向別的皇子道：「你們呢？」

幾名皇子相視一眼，皆是一副不知情的模樣。

皇帝索性直接點名道：「老四，你說。」

趙王心直口快，有什麼說什麼，「父皇召見兒臣，可是為了近來霍家的事兒？」

他是真心關心霍家，也沒那閒功夫兜圈子，只想要知道事情真相，若是有什麼問題就趕緊解決。

趙王的坦誠讓皇帝的心情舒暢了幾分，他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方才皇帝顯得不悅的反應讓忠王不敢說話了，又見皇帝朝自己看過來，他頓時心裡發慌，有種大事不妙的感覺。

皇帝道：「這些日子，到底是誰在外頭散播謠言，胡言亂語？」

殿內瞬間一片安靜。

忠王並不傻，想著母妃定然已經在父皇面前提過此事，父皇既然知道是自己搞出來的，卻還這樣問，想來是希望自己主動站出來。

忠王短暫思慮一番後站了出來，道：「回父皇，是……兒臣。」

見忠王敢作敢當，還算有些擔當，皇帝的語氣才緩和了一些，「瞧你做的那些蠢事！」

忠王徹底明白過來，這回怕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了。他趕緊一撩袍角跪了下來，拱手道：「兒臣知錯。」

「你知錯？你可知道你錯在哪裡？」

忠王其實想不通自己錯在哪裡，但應該是錯在辦霍家這事兒上頭，他的額頭漸漸冒出冷汗來，「錯在……錯在兒臣不該擅自作主，不管做什麼事，都該事先與父皇商量。」

「你錯在不該擅自揣度聖心！」皇帝肅著臉，威嚴十足，數落忠王的同時也在敲打其他皇子，

「你們私下裡的那些勾心鬥角，別以為朕都不知道！」

皇帝震怒，諸皇子惶恐，都趕緊跪了下來。「父皇息怒，兒臣知錯。」

「霍家滿門忠烈，霍老侯爺更是一心報國，赤膽忠心，當初也是戰死在沙場上的，如今這才幾年，你們居然這樣汗讎他……兄妹？誰告訴你們銘恩伯夫人是霍家老三的妹妹的？」皇帝猛然抬手指著忠王，質問道：「就憑你從潤州帶回來的那個所謂證人？」

忠王額頭上的汗珠有幾顆滑落下來，惶恐道：「兒臣……兒臣也是……」

「也是什麼？」

「兒臣……」忠王完全沒料到事情會變成這樣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皇帝又說：「當年朕雖被太上皇冊封為儲君，但朕的弟兄們如豺狼般環伺在四周。有一年朕奉太上皇之命微服去潤州辦差，你們的魏王皇叔私下暗算朕，這才有了當年潤州的那一場風流韻事。霍卿為維護朕的名聲，將這事兒攬到他自己身上。霍卿原是功臣，卻叫你這個不知好歹的弄臭了名聲，你自己說說看該怎麼收場！」

聞言，所有皇子都難掩驚愕，但這種時候誰也不敢開口。

忠王瑟瑟發抖了好一會兒，跪趴在地道：「兒臣……兒臣有罪。」

皇帝不理會忠王，挑了齊王問：「老三你說，該怎麼處置老二？」

齊王不疾不徐地抱拳道：「回父皇，兒臣以為……二哥也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不是故意的？」皇帝冷哼，「不是故意的都能將事情辦成這樣，若是故意的，還不知會怎麼讓朕下不來臺！」

忠王動都不敢動，臉上的汗大顆大顆滴落，身子發軟，心更似要跳出來一般。

隨即，皇帝道：「忠王侮蔑功臣，更有煽動人心之嫌，降為二等郡王，另罰閉門思過一個月，若無朕的旨意，誰也不許去看他。」

「是。」忠王聲音輕顫，「兒臣領旨。」

皇帝又道：「身為兄弟，明知忠王行為不妥，卻不及時加以制止，其心可誅。誠王、齊王、趙王，三日內，各呈一份請罪書上來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朕定不輕饒！」

「兒臣領旨。」三位王爺齊聲回應。

「都下去吧。」

四位王爺起身正要退下，趙王卻突然問：「父皇，兒臣方才聽得不太明白，父皇的意思是……銘恩伯夫人，是兒臣們的親妹妹？」

皇帝虎著臉瞪著他，趙王卻一心求個準確答案，目光絲毫不退讓。

殿內又是一陣令人窒息般的安靜。

忠王一臉煞白的立在一邊不言語，明顯還沒有回過神來，齊王則是神情冷淡，瞧不出喜怒，卻也三緘其口不說話，擺著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，下頭幾個小的更是噤若寒蟬。

最後是誠王開了口，「四弟，有些話無須父皇說得太過明白。天色也晚了，父皇要休息，咱們還是早早回去吧。」

趙王看了誠王一眼，順著誠王的話緩緩抱拳道：「兒臣告退。」

出了勤政殿，諸皇子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說話，誠王與趙王走在一起，緩緩朝城門口去。

趙王識趣的道：「小弟方才一時心急口快，險些得罪父皇，若不是大哥及時勸住小弟，父皇又正在氣頭上，會不會因此嚴懲小弟，還未可知。」

趙王並不是真的感激誠王，他確實有心想討個確切說法，而誠王幫自己說話，看似是替自己解圍，也只是怕父皇再動怒，會繼續殃及其他人。

兄弟幾個長到現在早已沒有單純的兄弟之情了，只有算計與反算計，利用與被利用。

趙王無心皇位之爭，卻也不願站隊，他認為與諸位皇兄保有表面上的禮尚往來就可以，所以場面話還是要說幾句的。

誠王笑著拍拍趙王肩膀，動作十分自然，一副寬厚仁義的好兄長模樣。

「四弟這樣說就見外了。」誠王在外素來表現得溫和可親，他的長相氣質也是那種溫厚敦雅的，十分平易近人，「我癡長你幾歲，又是大哥，照顧你幾分也是應當的。」

這話若是擱在幾年前，趙王傻乎乎就相信了，但是如今趙王只是面上熱情，心中卻清楚得很。幸姑告訴過他，誠王瞧著不爭不搶，實則是以退為進，一旦逮著了機會，他絕對會立即朝著權勢撲過去。比起忠王那種明著來的狠辣陰毒，誠王這種背地裡籌謀算計的手段實乃城府更深的表現。

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啊。

誠王的母妃出身雖低，可也是四妃之一，素來也頗得父皇恩寵。誠王占個「長」字，先皇后無所出，目前中宮無主，身為長子的誠王自然有爭儲的資格。

若他真有奪嫡之意，又何故事事小心、百般處心積慮奪個「賢王」的名號呢？

趙王起初只是單純信妻子的話，可這兩年下來，他心中也有了這樣的想法。

「小的時候大哥就對小弟頗多照顧，這些情意，小弟都記在心中。」趙王態度誠懇。

誠王道：「你性子魯莽了些，常常別人一激你，你就入了圈套，若是為兄不幫襯你，你豈不是要中更多的計？」誠王雖然沒有明說，但已經暗示得很明顯了，從小到大最喜歡利用趙王的就是忠王。

此次忠王辦錯了事兒，得罪父皇，算是失寵了，但他看得出來，父皇並沒有把事情做絕了，也就是說，日後忠王還是有東山再起的時候。

忠王這回處心積慮百般針對霍家，其實就是變相的與趙王為敵。這一局是趙王勝了，而霍家又無端出了位皇室女，日後想必更得聖恩。

不管趙王日後有無奪嫡之意，但至少目前是個拉攏他的好機會。

誠王說話行事素來不會冒進，通常都是點到即止。

正當趙王以為他要繼續說忠王壞話的時候，誠王卻及時打住了，安撫說：「四弟快回去吧，把這個好消息帶回去，想來弟妹在家也等得著急了吧？」

這讓趙王不好再多說什麼，於是他抱拳道：「多謝大哥。」

幾人在宮門口告辭，各自上了馬車。

趙王心心念念著幸姑，吩咐車夫快一點，他想將這個好消息立即告訴妻子，免得她擔心。

幸姑著急，早早便候在王府門口等著了，遠遠瞧見有馬車來，立即迎了過去。

趙王跳下馬車，解了身上的披風披在妻子身上，小聲念叨，「天氣嚴寒，妳何故出來等，萬一凍生病了怎麼辦？」

幸姑根本管不了這些，心急的問：「怎麼樣，父皇說什麼了嗎？」

趙王攬著她往屋裡頭走，一邊道：「妳別著急，是好事兒。走吧，回屋再說。」

回屋後，趙王把方才在勤政殿內的情況說了，幸姑難掩驚愕。

「殿下是說，三嫂是父皇的女兒？」

趙王此刻心情不錯，笑著問：「這下妳可以放心了？」

幸姑自然放心了，高興的道：「這下可好了，這樣一來，這些日子霍家的困擾跟危機就都能消除了。」她徹底鬆了心頭的那口氣，拍著胸脯，「阿彌陀佛，沒事就好。」

「老二這回是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，妳沒看到他的模樣有多狼狽。」趙王對忠王不滿已久，這回見他出醜忍不住幸災樂禍，「哼，自以為是的傢伙，想搞霍家，他還沒那個腦子跟手腕。」幸姑又問：「那……父皇怎麼處置忠王的？」

趙王道：「將他貶為二等郡王，罰閉門思過。依我說，父皇還是給他留了餘地的，若是真想處置了他，直接打發他去自己的封地，何必還留著人在京城。」

幸姑道：「父皇也有父皇的顧慮，若是真罰了忠王離開京城，再想他回來就難了，何況惠妃還算得寵，陛下也得顧及幾分惠妃的面子。」

趙王又說：「今兒老大倒是有意與我交好，他雖然沒有明說，但言語間挑撥我與老二的意思再明顯不過。妳說的對，老大才是最為深藏不露的人。他平素不怎麼得父皇恩寵，比不得老二、老三……如今老二惹父皇不高興了，想來他會想盡一切法子讓父皇重視他，看到他的存在。」

幸姑道：「那你是怎麼回應誠王的？」

趙王頗為自豪的模樣，「本王自然記得王妃的話，對他是面上客氣，心中疏遠。」他嘖嘖幾聲，眯眼望著幸姑，「還是妳厲害，竟然一眼就看穿了老大。從小到大，老大是最不愛爭搶的一個，從前逢年過節，但凡東宮得了什麼賞賜，他都主動提出讓我們這幾個做弟弟的先選，平時也是老實做事，勤懇本分，沒想到這般忠厚之人竟也會玩心機手段。」

幸姑道：「除了殿下不慕名利，身在皇家，又有幾個不愛權勢的？不過各人有各人的追求，也不能說誰好誰不好，只希望，不管做什麼選擇，日後不後悔就好。」

其實不是她厲害，早早看穿了善於偽裝的誠王，而是以前有一回她們姑嫂幾個窩在一起，偶然提到幾位王爺，三嫂對她們說的。

三嫂沒有說得太多，但她覺得在情在理，便記在了心中。

當然，姑嫂們說的這些話，她是不會告訴趙王的。

忠王大張旗鼓搞出這麼大的動靜，最後這爛攤子還得皇帝自己收。這幾日，皇帝每次想起這事兒就一次比一次生氣，若不是老二這個蠢東西自以為是，這件事情可以處理得低調且更體面一些。

原可以只收蘇棠為義女，隨便尋個理由冊封為公主就行，至於梅氏則可以更為低調的處理，可如今若是他想還霍老侯爺清白，就只能道出事情真相，還得再想得仔細周全些，怎麼去圓這個場，才能最大可能的護住皇家顏面。

忠王這些日子也沒閒著，外頭散播謠言的人都被他撤了，且為了彌補過失，他又重新派了一撥人傳了消息出去，說是有人在背後故意害霍家。

可不管忠王再如何彌補挽救，皇帝根本不領情。

惠妃也因此受了冷落，倒是貴妃，原就得寵，這些日子更得寵了。

貴妃雖為四妃之首，論資歷卻不如其他幾位。賢妃雖育有皇長子，出身卻低，平常雖是四妃共同處理後宮庶務，但實乃以惠妃為首，可如今陛下下了旨意，讓淑妃協助貴妃打理後宮，賢妃幫襯，直接擱了惠妃協理後宮之權。

當年的事情，皇帝倒是沒瞞著諸位嬪妃，這些年來皇帝雨露均霑，不曾過分恩寵於誰，幾位嬪妃都是伺候在皇帝身邊多年的老人了，縱有爭風吃醋，也不至於鬧出什麼大動靜來，且外

頭那個女人縱然再有姿色，也只生了一個女兒，四妃都是育有皇子之人，且皇子都已成年，她們倒不會把外頭那個放在心上。

只是貴妃偶爾想起皇帝竟然還有那麼一段風流韻事時，心中難免還是有些不是滋味。

這日，陛下歇在貴妃宮裡，再談及此事，貴妃倒是直爽，直言道：「臣妾知道陛下重情義，既是此事被揭了出來，不如大大方方認了得了，藏著掖著，旁人越是好奇。若是陛下大方認了外頭的那個女兒，封她做公主，再把外面那位妹妹接進宮裡來，給個不低的位分，對她們母女好一些，這也不失為一段佳話。再說，當年那事情，您也是為魏王所害，想來這事處理起來也不是太為難。」

聞言，皇帝點點頭。「愛妃言之有理。」又道：「只是，既然冊封棠兒為公主，霍家的地位自然也得提一提。霍卿當年一心為朕著想，朕不能虧待了霍家，只是這提爵也不能提得太快……這樣吧，便由三等伯爵提為二等侯爵，冊封霍三郎為定安侯。」

「陛下聖明。」貴妃微微俯身，又問：「那……那位妹妹呢？」

她口中的那位妹妹指的是梅氏。

見皇帝沉默，貴妃輕眨了下眼睛，疑惑著又問：「陛下……難道不接她進宮嗎？」

按理來說，被當朝天子寵幸過的女人，且又育有皇嗣的，都要接進宮裡來給個名分，可是皇帝忽然想到那日蘇棠與梅老太太的話。

梅氏有些瘋傻，異於常人，若接進宮裡來，他也怕會惹出諸多事情，況且逼迫她離開熟悉的親人來到陌生的皇宮，想來對她也是一種打擊，他不能不考慮。

想了想後，皇帝道：「梅氏的事情……朕另有打算。」

貴妃見狀，心中明白了大半，她故意笑著問，語氣卻酸酸的，「難道……那位妹妹姿色平庸，陛下連接她入宮的打算都沒有嗎？是怕接進宮裡，讓宮裡頭的姊妹瞧見了笑話？既是如此，那陛下當年不要寵幸她啊，都給陛下生了個公主了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怎麼到頭來連個名分都沒有？臣妾……臣妾當真替那位妹妹感到不值呢。」

皇帝摟著人笑說：「論貌美，誰又比得了妳？按著規矩是必須要接進宮的，只不過梅氏情況特殊，朕顧全大局，自然得另做打算。正如愛妃所言，梅氏有功，不能不賞，朕這些日子琢磨著，不如就封她一個護國夫人，賜她良田宅院，就讓她留在宮外與她的家人好好過日子，朕……偶爾去看看她也就是了。」

貴妃望著皇帝，故意又問：「陛下真捨得嗎？臣妾聽說了，那位妹妹乃是國色天香，陛下不把人接進宮來，讓她住在外頭，不會念著想著嗎？」

皇帝問：「在妳眼裡，朕就是那種好色之徒嗎？」

貴妃本來是撒嬌賣嗔的，突然被這麼一反問，不禁一噎，繼而笑了，「陛下……」

皇帝笑著接過她捶來的拳頭，緊緊握在掌心，認真說：「朕有妳們就夠了。」

聽了這話，貴妃的心踏實了，伏在男人堅實的胸膛上，聲音又輕又柔，「陛下放心，不管您做什麼決定臣妾都支持您，並且會永遠站在您身邊，只要您需要，臣妾都會在。」

皇帝親了親懷中佳人的額頭，一時間沒說話，只是將人又摟緊了些。

四妃是後宮中的老人，當年跟著陛下一起殺上位的，感情自然深厚。

## 第八十七章 雙喜臨門

外面的事情，只有霍令儼夫妻倆知道，他們都沒跟家裡人說，這些日子霍家人又不出門去，

所以外頭局勢大變他們都不清楚。

又過了幾日，當宮裡的兩道旨意同時送來霍家的時候，老夫人還在稱病臥床不起。

丫鬟們扶著她出來，跪接聖旨。

送聖旨來的是太監總管胡全玉，能勞動他親自來傳旨，想必是大事兒。

霍家人這段日子都提心吊膽的，這會兒突然見到胡公公，心更是提得老高，生怕不是什麼好事兒。

倒是胡全玉，始終笑咪咪的，先對太夫人道：「太夫人，今兒可是你們霍氏滿門的大喜日子呢，老奴先在這兒向您道喜了。」

太夫人頗為淡定的問：「喜從何來？」

胡全玉不疾不徐拿出第一道聖旨來，「霍氏滿門，接旨。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……」

這是一道提霍令儼為二等定安侯的旨意，老夫人本來驚驚的，時不時咳嗽幾聲，聽完聖旨後，還能跟左前方的太夫人握握手，腰也挺得直了些。

「臣，領旨謝恩。」霍令儼雙手高舉過頭頂，垂著腦袋，以示恭敬。

霍家人都齊聲謝了恩，正要起身，胡全玉又慢慢拿出第二道聖旨來，「別急，陛下還有旨意。」一聽這話，眾人才放下的心又瞬間提了起來，互相看了看，又都垂下腦袋，好好跪著。

「陛下有旨，冊封定安侯夫人為慧甯公主，賜國姓李。」念完後，胡全玉對李棠說：「公主殿下，接旨吧。」

「多謝陛下隆恩。」李棠恭敬接過聖旨。

胡全玉這才說：「都起來吧。」

太夫人問：「胡公公，陛下……這是何意？」

胡全玉道：「奴才也不知道，奴才只是替陛下辦事。不過，陛下既是重賞霍氏滿門，自然是對霍家十分滿意的，太夫人若是心中有疑惑，大可問一問定安侯與慧甯公主。」又抱拳說：「老奴的差事辦完了，得儘早回宮伺候陛下呢。太夫人、慧甯公主、定安侯，奴才告退。」

霍令儼親自送了胡全玉出門，等再回來的時候一家人已經都去了福壽堂。

見霍令儼也來了，李棠便把事情大概說了。

太夫人難掩激動地說：「我就知道，咱們霍家滿門忠烈，一心報國，老天爺一定不會為難兩個孩子的。這下好了，老三成了定安侯，棠兒是公主了，真是好事。」又對霍大爺和霍二爺道：「如此，你們父親在天之靈也可以安息了。」

霍二爺道：「祖母說的是。」

霍大爺與老夫人一樣，皆沉默不語。

太夫人的目光掠向霍大爺，問：「你可原諒你父親了？」又想著他們父子暗暗較勁的那些年，她心中感慨萬千，「若不是有這個誤會在，當年你們父子何至於此？若不是你誤會了你父親，又何故會一意孤行，選擇走那條不歸路？若不是一招棋錯，引了個奸細進家門，你父親也……還有媛娘，你那個好媳婦……」

太夫人想起這些事來，仍是萬分心痛。

老人家年紀大了，不適合短時間內經歷大喜大悲，李棠走過去陪著老人家說笑道：「咱們霍家越過越好了，如今又提了爵，這是陛下對咱們霍家的肯定，日後還大有前途呢！」

太夫人握住李棠的手，忍不住開起了玩笑，「家中突然有個公主身分的孫媳婦，日後怕是不能

再叫妳那般辛苦了。」

李棠道：「我這算哪門子公主啊，與真正打小在宮裡頭長大的完全不能比。陛下仁德，念著我們母女，賞了名分，這是陛下的恩寵，我們受著也就是了，但您老人家可千萬不要拿我當公主看，從前怎麼相處的，日後還是一樣。」

李棠雖是這樣說，但她也知道，霍家這種重規矩的人家，不可能再如從前那般待她了。

老夫人還未緩過神來，打從接了聖旨後，一直沒吭過聲，太夫人也察覺了，朝李棠使了使眼色，李棠會意，走到老夫人身邊去。

「娘也是。」

老夫人衝李棠笑了下，笑容僵硬，頗為尷尬。

李棠受封公主，也是有自己的公主府的，但她還是想住在霍家，公主府便空著。梅氏也得了護國夫人的封賞，陛下賜她良田百頃，又另賜宅院，不過梅家也在梅宅住慣了，再加上馬上要過年了，梅家人暫時沒有搬家的打算。

梅老太太倒是提議，從前是因為沒有地方住，這才要了霍家這宅院，如今既然有了自己的地方住，自然得將宅院還回去。

這事情李棠自是給拒絕了。

京城近來接二連三發生了諸多事情，各個茶樓飯館裡，說書人把皇帝下江南的這段豔事編得活靈活現，有好幾個版本，倒是成了一段佳話。

挖掘消息的人多了，自然就有人把蘇異才跟梅氏從前的關係挖了出來。

一個是當朝天子，一個不過是翰林院的從五品小官，說書人將當朝天子說得玉樹臨風、瀟灑恣意，至於那位蘇大人則成了賊眉鼠眼的小人。

蘇異才被挖了出來，袁家當年做的那等霸道欺凌弱小的醜事也跟著被挖了出來。

不但準確還原了事實真相，說書人們還加油添醋，把梅家當年說得要多可憐有多可憐，而袁氏一族成了仗勢欺人的地方一霸。

這些日子，不但蘇異才上下值都是捂著臉跑，袁家幾位在朝的爺也是。

袁氏更是氣得一病不起，揉著心窩子直哼哼，抱怨天抱怨地，說老天爺瞎了眼，讓她遭受這些無妄之災；又抱怨蘇異才沒本事，當官十多年，竟然都爬不上去，說自己當年瞎了眼睛才會看上這麼個窩囊廢，若是當年聽她娘的話嫁給旁人，哪裡會受這樣的氣。

蘇異才也是一肚子氣，他本認為是他對不起梅氏、對不起梅家，又是自責又是懊悔的，沒想到當年他跟梅氏還沒有和離的時候，她就已經被人玷汙了，而且養了這麼多年的孩子竟然不是自己的親骨肉，梅家人肯定知道這事兒，卻絕口不提，根本就是梅家人對不起他，這些年他都白愧疚了。

可他能去找梅家算帳嗎？不能啊！誰讓那個人是皇帝呢！

袁氏心裡憋屈，還能罵罵天地罵罵丈夫，蘇異才卻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，他抱怨不得任何人，對不起他的，一個是當朝天子，一個是護國夫人，論品階食俸，哪個不比他高？他不要命了才敢去跟他們對著幹！



他在家中沒個可心的人安慰幾句，還得挨罵挨抱怨，而翰林院裡的同僚見了面對他客客氣氣的，但是背地都在笑話他，天地這麼大，他覺得自己連個安靜日子都過不了，氣撒不出來，憋在心裡更窩火，讓他嘴邊起了許多痘。

袁氏生病了，牡丹回到娘家，伺候在床邊。

牡丹當初是歲數大了，實在等不得了，這才嫁到姜家去，姜家日子清貧，還不如娘家呢。姜生幾年前就中了舉人，但上回春闈落榜，等著來年再考，若是來年再落榜，一等又是三年功夫，姜家父母也斷了自己的後路，早變賣了老家的田地帶了錢來京城，又東拼西湊了點，勉強在京城有了個落腳的地兒。

一座小院子，四個人擠著住在一起，小夫妻倆行個房都得偷偷摸摸，不敢有太大動靜，就怕叫隔壁的公婆聽見。

公公是個讀書人，又與父親是多年交情，挺好相與的，倒是婆婆，大字不識幾個，又摳又酸，偏還愛管著她，若是見她與姜生待一起時間久了，必定會指桑罵槐起來，說她兒子將來是要有大前程的，為妻要賢，沒事多幹活，哪裡能時時黏著夫君。

唯一能讓牡丹心中好受些的就是姜生待她還算不錯，不說對她百依百順，但從來都是向著她的，且模樣還算清俊，學問也尚可，她現在一心就盼著他能高中。

牡丹覺得自己不能想得太多，只要一多想，那股子憤懣不平就會壓不下去。

誰不想過好日子啊，誰不想養尊處優啊，可她沒那個機會。當初倒是有那麼兩個落魄的三等勳貴人家有意結親，但她偷偷躲在屏風後面見過人後就徹底失望了。

落魄門第，哪怕是勳貴，家族沒有撐得起門楣的人，嫁過去也是過糊塗的窩囊日子。再說那幾個紈褲子弟不是長得醜就是不像個男人，牡丹有心想與李棠較量，最後只好選擇還算能夠拚些前程的姜生，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，姜家就是她最好的歸宿。

袁氏罵丈夫罵得累了，想歇會兒，便看向坐在床邊的女兒。「妳怎麼也不說句話？」

牡丹這才抬眸看了眼袁氏，說：「你們說話，我插不上嘴。」

看著女兒滄桑拮据的樣兒，再想想那位都被封了公主了，她一口氣過不去，只覺得喉嚨一股子腥甜，話還沒說兩句呢便一口鮮血吐在床頭。

「娘，您怎麼了？」牡丹嚇著了，趕緊歇著吧，我去找大夫去。」

「回來。」袁氏拉住女兒，「我這是讓妳爹給氣的。」

牡丹又坐了回去，握住袁氏的手說：「女兒知道您心裡不好受，但事已至此，又能怎麼辦呢？與其天天生氣傷了身子，不如想開一些。」

「妳能想的開嗎？」袁氏反問，「那個丫頭，從小哪樣比得上妳？偏偏就是運氣好，原以為她做個伯爺夫人已經是上輩子燒高香了，誰又能想到她竟然還能做公主。公主啊！那可是天子的閨女。」

後頭那兩句，袁氏是故意說給某人聽的。

提起這事兒來，袁氏又開始罵罵咧咧，「有些人，只敢在我們娘兒倆面前擺臉子，有本事就去那邊擺臉子啊！不過人家現在可是陛下親封的護國夫人，他去了，怕是連大門都進不去。」

「娘，您少說兩句吧。」牡丹皺著眉，「您這樣成日與爹吵也無濟於事，與其內耗，不如養精蓄銳，我就不信她的命真能一直這麼好。」

她的聲音不大，卻字字清晰，語氣也頗為惡毒。

袁氏看出女兒的不對勁，忙問：「她如今是公主了，有陛下護著，妳想怎麼樣？」

「女兒沒想怎麼樣，只不過走一步看一步。將來日子還長著呢，誰能笑到最後還不一定。」牡丹頓了頓，又說：「夫君明年要參加春闈，若是考上了，女兒去求大舅舅，讓他走關係通融通融，給夫君安一個實差，不怕苦，只要有前程就行，最好做個三五年就可以升遷的。」

袁氏歎口氣，「妳大舅舅會聽妳的嗎？他若是真有這個心，這些年來妳爹何至於一直在從五品這個位置上待著？妳大舅舅雖然疼妳，但有關朝政之事，他肯定不會理妳的。」

牡丹緊緊抿著唇，沉默了一瞬，卻不放棄，「女兒總有辦法。」

袁氏知曉女兒從小就有主見，她想做什麼，自己也勸不住，也不再多說了。既而想著女兒在娘家住了有些日子，怕姜家那邊會有意見，就道：「妳回去吧。」

牡丹卻不太願意回去，「您還病著，女兒榻前伺候，姜家不能說什麼。」

「話雖如此，但是妳已經嫁出去了，是人家的人，妳得明白這個道理。」袁氏說：「妳回來的這些日子，姑爺來了幾趟，你們新婚燕爾的，不適合分開太久。」

牡丹不喜歡被念叨，只說：「既然母親這樣說，那我回去就是，我現在就回去。」

牡丹起身去一旁收拾包袱，她的東西不多，且為了方便都放在袁氏房裡。

走向門口，路過父親的時候，牡丹又停住了腳步。

蘇異才悶不吭聲一個人坐在一邊，他嘴裡上火長了泡，本該去看看大夫，卻因為不想見外人，只能忍著了。

「爹送妳吧。」蘇異才起身，送女兒到大門口。「最近家裡發生的這些事情，妳別往心裡去，也不必跟別人比，在爹爹心裡，妳是最好的姑娘。」

牡丹心想，可不是最好的嗎？另外一個根本不是親生的。

「爹回去吧。」牡丹說：「娘這些日子心情不好，可能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，您也別放在心上，過幾日女兒再回來看您們。」

蘇異才點點頭，又說：「替我向妳公婆問好。」

牡丹點頭，規矩行了一禮，這才上了馬車。

隨著馬車搖搖晃晃，她的心一直揪著。又要回到那個地方了，她心裡非常不是滋味。

那麼點大的地兒，總共也就幾間屋子，小得轉個身都嫌礙事兒，左右鄰居更是一群粗鄙的市井小民，誰家大聲說句話，整條街都聽得見。

過著這種日子，牡丹覺得自己快要崩潰了。

馬車進不去巷子，車夫只能停在巷子口。牡丹下了車，還得走幾步才能回到家。

正是燒火做晚飯的時候，家家戶戶院子門都開著，牡丹一家路過，總有人跟她打招呼。她不熱情，但也不至於冷漠，勉強笑一笑，算是回應了。

當著牡丹的面，這些街坊鄰居不會說什麼，但是她一離開，免不了議論起來，說的都是蘇異才的事兒。

牡丹充耳不聞。

姜生聽得動靜，立即捧著書從臥房走了出來，見是妻子回來了，他笑著大步迎上前。

「妳可回來了。」他看了眼牡丹身邊的丫鬟喜紅、綠杏，兩個丫鬟有眼色，朝著姜生行一禮後轉身離開了，他這才摟著妻子的腰問：「岳母怎麼樣？身子可好些了？」

「還病著，看樣子可能得有段日子才能好。」牡丹說。

姜生關心道：「若是岳母身子未大好，過兩日妳再去瞧瞧她，她只有妳一個女兒，如今病了，妳去伺候也是應該的。」略一頓，又說：「過兩日我隨妳一道去看看她。」

「再說吧。」牡丹覺得心裡亂糟糟的，不想再說這事，轉了話題問：「你書念得怎麼樣了？離春闈沒有幾個月了，你一定要考中了。」

姜生其實壓力挺大的，但他明白妻子對他的厚望，他自己也想著這回定要卯足勁兒考中功名，好讓妻子心裡好過一些，畢竟這門親事是他高攀了。

「妳放心，我會努力。」姜生說。

聞言，牡丹才算是有了笑意。

這日一早，李棠去了梅宅，要與梅氏一道進宮謝恩。

怕梅氏害怕，皇帝特准梅老太太同行。

三人乘坐馬車入宮，正好趕上下朝的時辰，進皇城的時候，路上有些壅塞。

馬車緩緩而行，車窗簾子飄起來，梅氏恰好與對面坐在馬背上的蘇異才打了個照面。

蘇異才沒想到竟然會在這兒遇上梅家的人，一時間愣住了。

梅氏也輕輕蹙起眉心，略側身對梅老太太說：「娘，這人瞧著好生面善。」

梅老太太原本在與李棠笑著說話的，聽到女兒這麼說，側頭看去，也看到了蘇異才。

梅家人如今倒是釋懷坦然了，可蘇異才卻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
蘇異才想立即離開，偏偏路上馬車多，堵得很，他一個從五品小官可不敢甩鞭子縱馬，驚擾別人，只能硬著頭皮立在那兒。

梅老太太將簾子拉好，對梅氏說：「妳平日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，能認識幾個人啊，以後路上遇到不認識的，不要說話。」

梅氏乖巧點頭說：「知道了。」

「眉娘真乖。」梅老太太對她像是對一個孩子似的，「還記得娘跟妳說的話嗎？一會兒進宮去，妳就跟著棠兒行事，棠兒請安，妳也請安，不要隨便說話。宮裡規矩多，妳想必不習慣，但我們只是去謝個恩就離開了，妳忍一忍就過了。」

「都聽娘的。」梅氏乖乖道。

李棠幾人進到宮裡的時候，早朝下朝也有些時辰了，皇帝已經去貴妃那裡吃了早飯，要回勤政殿時，派人去叫幾個皇子和公主，他是想著，既然封了李棠和梅氏，日後還會有見到面的時候，讓他們認認李棠這個姊妹。

一進到勤政殿，皇帝便問：「梅家人來了嗎？」

胡全玉正欲回話，外頭小太監匆匆跑了進來說：「陛下，護國夫人跟慧甯公主前來請安了。」

「讓她們進來。」皇帝轉身坐到龍椅上。

底下，皇子公主站了一排，有興奮期待的，也有喪著臉不高興的。

齊王則是面無表情的站在一旁，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個想法。

從得知真相到現在也過去好些時日了，但他還是覺得不真實。

霍家醜聞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，他心中還存過一些念想，若她真的是霍老侯爺的女兒，與霍令儼自然不能再當夫妻，到時候，或許他可以暗中耍些手段讓她假死，再另外給她安排一個身分，接到身邊來，讓她伺候在自己左右……

哪裡想得到，情況變化得這樣快，她倒成了自己的親妹妹……

一想到這裡，齊王輕輕勾了下唇，在心裡自嘲冷笑，不曉得當初他得逞了，強留她在身邊，情況又會變得如何？

他要不顧倫理道德對她強來嗎？還有，若她不是公主而真是霍老侯爺的親生女兒，霍令儼又會怎麼做？前程和女人，於他來說，到底哪個更重要？

齊王陷入自己思緒的時候，李棠三人已經進來了，朝著皇帝行了大禮。

皇帝喚她們起身，而後對李棠道：「一會兒帶妳母親去見見四妃，朕已經吩咐過她們了。」

李棠恭敬應道：「是。」

三公主立即跳過來，挽著李棠的手說：「四哥，讓慧甯姊姊先去我母妃那裡，四哥沒有意見吧？」

趙王笑道：「三妹妹喜歡就好，本王無所謂。」

「那就行。」三公主轉身，又對皇帝道：「父皇，那兒臣便請慧甯姊姊與護國夫人一起去母妃那裡嘍？恰好到了用午飯的時辰，一會兒就留在母妃宮裡用飯吧，父皇，這樣可好？」

皇帝喜歡他們兄弟姊妹和和睦睦的，於是說：「就依妳說的辦。」

三公主得意，走前還拽著齊王說：「三哥，你不去母妃那裡請安嗎？你如今又得了個妹妹，怎麼一點表示都沒有啊？我看你這樣子，好像……並不是很高興。」

齊王皺眉訓斥，「別胡說。」他朝李棠看了眼才道：「新得了個妹妹本王自然高興，只是這裡是勤政殿，父皇再寵妳，妳也得懂規矩，大呼小叫的像什麼樣子。」

三公主從小得寵，早無視這些禮數，見三哥又管教自己，索性衝他吐了吐舌頭，而後說：「父皇都不管，你也不怕父皇罰你。」說罷就跑了，但跑到門口又蹙了回來，「三哥還是早點來咸福宮吧，免得母妃又念叨。」

這些日子，齊王的確鮮少去咸福宮看望母妃。

三公主走後，齊王朝皇帝拱手行禮道：「兒臣告退。」

## 第八十八章 與妳牽手一輩子

淑妃自然高興見著梅氏。從前論身分功績，能與她兒子相提並論的，諸皇子中只有忠王，如今忠王被貶，惠妃亦失了聖心，就只有她兒子最有被立為儲君的資格，她豈能不高興？

梅氏隨著李棠一道請安，淑妃親自將人扶起。「妳我姊妹，無須客氣。」又對李棠跟梅老太太說：「這裡沒有外人，不必這樣拘謹。」

而後喊了宮婢，吩咐擺飯。

淑妃握著梅氏的手，坐下來後細細打量，不得不承認，眼前的這個絕色女子的確是叫她心中生了幾分妒意。

李棠都十九歲了，梅氏至少也有個三十五、六，可瞧起來只有二十五、六的樣子，淑妃心中忍不住犯嘀咕，莫非梅氏是吃了什麼能夠駐顏有術的丹藥嗎？

淑妃望著人，一時有些失神。

坐在一旁的齊王見狀，輕喚了聲，「母妃？」

淑妃趕緊回過神，笑著說：「本宮聽陛下說起過妹妹，說妳是絕色之人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所言

非虛。」

梅氏望向李棠，還是不說話。

李棠代為說道：「淑妃娘娘請見諒，我娘很久之前生過一場大病，病好了後就有些心智不足，像個孩子，若是哪裡冒犯了娘娘，還望您不要見怪。」

淑妃惋惜道：「真是太可惜了。」她拍著梅氏的手，「若非如此，妹妹就能入宮來，妳我姊妹也能時常見面。」

這些客套話說得連淑妃自己都覺得有幾分尷尬。梅氏是個心智不全的，與她說這些，實在沒有必要。

留在咸福宮用完飯，淑妃讓齊王送李棠等人去貴妃那兒，三公主則被淑妃留了下來。

一路上幾人沒說話，李棠與齊王都覺得有些尷尬。

原是齊王走在最前頭的，他步伐很緩慢，像是在悠閒的散步，走了幾步，他回頭看向李棠，李棠恰好也抬眸看過去，兩人目光撞上了。

齊王略停下步子，李棠見狀便快走幾步。

等人走得近了，齊王這才重新邁步往前走，一邊道：「真沒有想到妳竟然是本王的親妹妹。」

「我也沒有想到。」接著李棠又故意哪壺不開提哪壺，「齊王現在應該很慶幸吧？當初若是不放手，現在弄我這麼個燙手山芋在身邊，才是叫人著急。」

齊王有一瞬間的沉默，而後側眸朝身邊的人望了眼，才說：「那妳又是怎麼想的？」

「我能怎麼想啊？」李棠覺得他這問題問得莫名其妙。

齊王蹙眉說：「妳是不是很慶幸，當初沒有屈服於本王？」

李棠覺得以目前的情況再來說這些驚扭得很，都是親兄妹了，還提從前的那點破事兒有必要嗎？

原主的確是愛這個男人愛得死去活來的，可她又不是原主，她對這個男人或許起初有那麼點好奇之心與巴結之意，但是絕對不存在男女情愛。

但對原主做的那些事兒，她又不能當做不知道，現在人家問起來了，她也不好迴避，只能說：

「以前年紀小，不懂事，若是有哪邊得罪了三哥，還望三哥不要怪小妹。」略一頓，又仰頭看去，問：「我這樣喚你，你不會介意吧？」

齊王明白她的意思了，扯唇自嘲一笑，語氣多了幾分冷意，「不介意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李棠自言自語說了一句。

齊王有些失落，原還想著只要她人在，或許有一日她可以再回到自己身邊，但父皇認了她，他們倆……再也不可能了。

他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一顆心竟然就漸漸落在她身上了，她的一言一行、一顰一笑，甚至每一個動靜，他都發自內心的在意，他並沒有刻意對她多加關注，但就是會不由自主的留意。

這種感覺和從前對孟四的感覺又不一樣，對孟四是想強行占為己有，對她則是想靠近卻又不屑靠近，想讓她知道自己在乎她、心裡有她，卻又不想讓她知道；覺得她好，卻又覺得她不值得自己對她這麼好。

最令人可笑的是，他自己想這麼多、糾結這麼多，她心裡壓根沒有他。

齊王覺得……自己真是自作自受。

之後李棠三人去了另外三妃那裡請了安，又去了蕙太妃那裡。

蕙太妃一早便跟皇帝說了想見見李棠，皇帝也早早恩准了。

等宮裡頭這些事情忙完要離開時，天已經快要黑了。

李棠讓車夫先送梅老太太跟梅氏回了梅宅，再回霍府的時候，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。

李棠下了馬車便往家裡鑽，卻在門口撞上了人，仰頭一見是自己的男人，她也不顧什麼規矩不規矩，笑嘻嘻抱住男人的腰取暖，恨不得整個人都鑽進他懷裡去。

「怎麼等在這裡，不冷啊？」李棠一邊問，一邊扯著他往屋裡去。

霍令儼任由她賴在自己身上，不將人拂開，卻也不主動攬著，只冷冷說：「今兒與齊王見面了？」

李棠一怔，立即仰頭看向他，男人的臉色十分不好，卻還裝著一副不太在意的樣子，偏又裝得不到位，她只覺得好笑。

他這樣的反應讓她又想逗逗他，故意反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霍令儼道：「我看到了。」

李棠驚奇的道：「什麼時候的事兒？我怎麼沒看到你？既然你看到了，怎麼不來打聲招呼？」

霍令儼沉默，不想說話。

李棠笑著說：「你胡思亂想什麼呢，我和齊王如今可是親兄妹啊，還能怎麼著？」

「有些感情是可以超越兄妹之情的，齊王對妳……」他垂下眼眸望著她，不願把話說得太明白，語氣帶著幾分酸意又道：「總之，妳自己小心些。」

李棠又細細想了想，也覺得他說的沒錯。

老天爺眷念他們，未讓他們為難，可若她真的是霍老侯爺的女兒呢？當初他們都以為兩人是兄妹的時候，也都做過決定，她心裡也明白，這個男人是不會放手的。

這樣一想，李棠後背頓時冒出冷汗。

不會吧……

見她終於有些意識到什麼了，霍令儼重重哼了一聲，要求說：「以後妳難免要經常入宮，到時候與齊王碰面也是常有的事兒，但是你們不許有過多交集。」

李棠歎道：「你以為我想啊。」

霍令儼的臉色這才稍稍緩和了些，「妳不想最好。」

今年過年，李棠偷了個懶，府中裡裡外外的事全都撒手不管，讓二夫人去忙，又仗著公主的身分，隔三差五出去溜達。

這些日子，她主要與黃氏膩在一起，她早打算過了年要盤個店面下來給黃氏開間鋪子。

「東街有一間兩層的小樓，到時候一樓用來做生意，妳跟墨染就住二樓。」李棠一邊說，一邊拿筆在紙上塗塗畫畫，「二樓兩間房，正好妳們一人一間，一樓除了大堂外，左右各有一間房，後院還帶了個院子，雖然不大，但是能堆放點東西……妳覺得這樣如何？」

黃氏別的倒是無所謂，就是在乎銀子，「會不會貴了點？」

李棠說：「只要妳覺得合適，銀子不是事兒，就當我是借妳的行不？回頭妳賺了錢再還給我。」

見她這般熱情又真心實意替自己打算，黃氏不好意思再拒絕，承了這份情說：「那便依妳。」

李棠高興，「得勒！」

過了年，擇了二月二龍抬頭這麼一個好日子，李棠幫著黃氏熱熱鬧鬧的把成衣鋪子開起來了。黃氏沒露面，前頭的一切事情都是李棠吩咐下去的，幫著挑選掌櫃、夥計、學徒等事宜，也是李棠親手安排的。

對外宣稱這間鋪子是外地來的一對姊妹開的，且這對姊妹因技藝超群，得慧甯公主賞識，故而背後有慧甯公主撐腰。

黃氏不喜激進，凡事好中庸之道，會特地用別的身分，也是怕萬一冒頭太快得罪了人，旁人會去查她的底兒。既然她已經決定揮別過去，就不想再讓人知道她的真正身分，所以她也跟李棠說，一開始鋪子只要不虧本就好，沒指望盈利太多。

倒不是不想賺錢，只是不想惹人嫉恨。

李棠明白這個道理，說：「妳既是老闆，自然一切主意都自己定奪。但妳若是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，可千萬不要跟我客氣。」

黃氏笑道：「自然不會與妳客氣的。」

如此，黃氏主僕算是在京城安定了下來。

李棠不常往成衣鋪子那邊跑，也是怕跑得勤了會惹人疑心，不過隔三差五會派伊人堂裡的小夥計去打聽打聽情況，聽說成衣鋪子的生意目前來說還算可以也就放心了。

春闈放榜，霍二爺名列一甲探花，霍家闔府高興，在家裡擺了幾桌宴席，以示慶賀。

霍二爺平常心待之，考的時候沒有多大心理壓力，如今成績出來了，他也沒有顯得多高興，彷彿這一切與他無關。

二夫人在外頭沒有藏著掖著情緒，顯得十分高興，但一回到家裡，在霍二爺面前，她又換了一副面孔，如他一般，冷靜待之。

這日，霍二爺送走兩位兄弟，回到房裡後，看著二夫人，心裡想著，打從去年年底開始，她便像是換了個人似的，可那時候事情實在太多，不是陪著一起擔心三弟夫妻，就是忙著準備考試，這一耽誤下來，就是數月。

如今一切塵埃落定，他覺得有必要跟她好好談談了。

二夫人原是陪著兩個孩子做功課，餘光瞥見霍二爺負手走進來了，她也權當沒有看見。

霍二爺默默的在他們身旁站了一會兒，而後對一雙兒女道：「你們先出去玩會兒。」

筌哥兒和瑰姐兒站了起來，卻沒有馬上離開，而是悄悄往母親那裡看，在等著母親的話。

二夫人等這一日不知等了多久，若不是李棠拉著她勸著她，她早按捺不住了，如今好不容易等到他主動想找自己說話，她強行忍住滿心的喜悅，表情依舊淡漠的對兒女道：「既然你們爹爹發了話，那就先出去玩吧。」

一聽這話，筌哥兒和瑰姐兒高興得不得了。

筌哥兒一邊收拾書桌，一邊認真說：「三叔說這回春狩陛下恩赦咱們定安侯府，多給了幾個名額，三叔說要帶咱們一起去。走，妹妹，我們找筌哥兒一起騎馬去，到時候上了獵場，也不至於給咱們霍家丟臉。」

瑰姐兒興奮的道：「我也去，我也去！」

霍二爺面色溫和的望著兩個孩子高高興興離開，直到兩個孩子歡快的身影消失在門口，他才回過頭來望向二夫人。

見她依舊坐著不說話，只認真翻看著孩子們的課業，他略一思忖，撩起袍角挨著她坐了下來。

「瑾娘，我們好好談談吧。」霍二爺說。

聞聲，二夫人這才轉過身來笑望著霍二爺，抑制住內心的狂喜，面上雲淡風輕問：「爺想說什麼？」

霍二爺的一雙墨色眸子滿是溫情，他先是一笑，又輕輕蹙了下眉，才說：「只是想知道，妳如今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？」

二夫人假裝聽不懂，也輕輕蹙起眉心來，「什麼怎麼想的？我有些不明白爺的意思。」

霍二爺正色道：「瑾娘，妳我成親這麼多年了，我也從未有過別的想法。雖然當初與妳訂親的時候，的確不是遵從我內心的想法，但是從選擇聽父母話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是拿妳當妻子對待了。」

「妳從前囂張也好，胡鬧也罷，我也從未起過離棄之心，唯一真心想給妳一紙放妻書放妳回家的，就是當年我廢了雙腿的時候……但妳沒肯走，倒是讓我十分感動。」

二夫人回想過往，心裡酸甜苦辣什麼滋味都有，一時間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。

她是真的喜歡他，不管他變成什麼樣，她都喜歡，當年別說他只是雙腿不能走路，說句不好聽的，哪怕是他癱瘓在床，需要她端屎端尿的伺候，她眉頭也不會皺一下。

令她感到委屈的是，她那麼愛他，可在她心裡，自己卻一點都不重要。

想著想著，二夫人沒忍住，鼻頭一酸，忍不住哭了。

霍二爺微愣，繼而抬手過去，替她擦著臉上的淚說：「妳若是覺得心中委屈，便全說出來吧。」

二夫人於是問：「我就想知道，爺當年喜歡的那個女子到底是誰？」

霍二爺一愣，卻笑了起來，「重要嗎？」

「當然重要！」許氏態度堅決，語氣也有些衝，「我就想看看她長什麼樣，漂不漂亮、賢不賢慧，是不是比我好，若是她真那麼好，我就算了，若是她還比不得我，我更是不服。」

霍二爺說：「她……於妳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，妳就算知道了，除了給自己心裡添堵，又有什麼用？」

二夫人不平的道：「我就想知道是誰！」

霍二爺抿了下唇，望著她，認真說：「我只能說，她早已經成親了，一家和和睦睦的，過得十分幸福。她於我來說，或許只是少年時候的驚鴻一瞥，因為看到過卻未曾靠近過，心中才會留下這麼點遺憾。但我曾經想過，若是當年我選擇一條如大哥一樣的路，日子是不是還會如現在這樣恬靜安穩。」

「或許在我心裡，愛的根本不是她這個人，而是當年那種想要衝破束縛的感覺。妳我這種出身的人，自來婚姻不由自己，身上枷鎖更是重重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，尤其是婚姻。妳看我平時什麼都不在乎的樣子，其實很多時候我也會想，到底哪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。我是懦弱的，不忍心與父母抗衡，但我也是幸福的，因為我娶了妳。」

二夫人仍是無法完全相信，「真的？」

霍二爺認真點頭，「是真的。」



二夫人更覺得委屈了，淚水似是決堤的河水般洶湧而出。

「照你這麼說，你心裡還是有過她，我與你從小一起長大，我這麼好，這麼喜歡你，你都是知道的，可你從前卻待我敬而遠之，你心裡根本就沒有我。」

「你漸漸接受我，是因為我給你生了孩子，是因為在你落難的時候，我不離不棄，你是感動、是感恩，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喜歡我。」她越說越難受，不停抹著眼淚，「我不想要這樣的感情。」他不想欺騙她，但跟她說實話她又聽不進去，見她哭得傷心，像個沒討著糖吃的孩子，他想安慰她，可搜腸刮肚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

由著她哭了一會兒，等她漸漸平復下來，他才伸手將人輕輕摟到懷裡，繼續解釋，「我對妳的感情是不一樣的，妳是我的妻子，是與我同甘共苦的人，於我來說，妳是最重要的。我對妳的確不是一見鍾情，那是因為妳我從小一起長大，我認識妳的時候，妳還是個流著鼻涕好哭愛告狀的小丫頭，從前在我心中，妳就跟我妹妹一樣。」

「那現在呢？」二夫人哽咽著問。

霍二爺微微一笑道：「現在妳是我妻子，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，不管日後發生什麼事，我都不會鬆開妳的手。」

二夫人仰起腦袋，頂著滿臉淚痕瞅著他。

霍二爺亦低頭凝視著她，人生在世，並不是任何事情都能隨了自己的願，既然自己當初選擇妥協，日子當然要好好過，她掏心掏肺的對待自己，又有多少人能做到？

他不是狼心狗肺之人，他的心也不是石頭做的，這麼多年來，多少個日日夜夜，他被她感動，也是為她所牽動的，他的心，早掛在她身上了。

那個人很好，他知道她過得很好就足夠了，從今往後，他所有的關心，所有的愛護，都要給眼前這個人，她才是自己應該付諸真心的人。

「妳我是夫妻，一日為夫妻，一輩子便都是夫妻。」霍二爺溫柔道。

二夫人忽然破涕為笑，雙手緊緊摟住男人的脖子，臉頰貼著他的脖頸說：「我喜歡你，我愛你，只要能待在你身邊，我就很開心。我希望你的心裡只有我一個，以後也只能有我一個人。」

「我不許你納妾，也不許你碰別的女人，若是你日後再愛上別的女人，我會很傷心。為了你，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。」

「沒有別人。」霍二爺承諾，「只有妳。」

二夫人漸漸鬆開手，使兩人之間空出些距離來，她淚眼婆娑，看起來十分可憐。

霍二爺憐愛不已，手漸漸從她肩膀往下滑，扶住她的腰，唇也湊了過去，輕輕含住她柔嫩的唇瓣，如和風細雨般給她所有的愛。

二夫人身子一軟，索性整個人窩進他懷裡，他將她抱坐到自己腿上，兩人親密相擁。

## 第八十九章 孟側妃有所求

皇帝恩赦定安侯府，特意叮囑春狩時要霍家三兄弟隨行，並將兩位少爺跟一位小姐帶上。

春天萬物復甦，狩獵活動不過只是個形式，也就是趁著春回大地天氣好，由皇帝領著眾勳貴一起出去踏青，諸王室勳貴的女眷也去的多。

而秋狩多半是比賽，皇帝偶爾會讓諸勳貴重臣帶著家眷去，但是大多數時候都是皇帝帶著幾個皇子跟勳貴男丁去。

所以，每年的春狩更受女眷們期待一些。

笙哥兒幾個孩子從來沒有去過皇家獵場，心思早就不在讀書上頭了，夫子上課的時候三人也常常走神，而且一下課，不過才眨眼的功夫，幾個孩子就一溜煙的沒了人影，但是練習騎射時幾人倒是積極勤快得很。

李棠聽得老夫子多回抱怨了，她回家也會訓斥兒子。但是小孩子的心情她也是能夠理解的，就像小時候學校郊遊一樣，總是很早就在期盼著了。

李棠在認真做著春狩活動的各種準備工作，卻不知背地裡有人已經在惦記著她。

傍晚時分，天色漸漸呈現黛青色，院子裡的丫鬟們端了晚飯進來。

冬雪來喚孟側妃吃飯，她卻沒什麼胃口，只問：「王爺回來沒？」

冬雪說：「王爺已經回來了，不過一回來就去了王妃那裡，只怕不會過來了。」

孟側妃對趙王沒什麼感覺，素日裡也是能躲就躲，平常她就過自己的日子，根本不管王和幸姑如何膩歪，只是今天她有事情要求趙王，這才問上了一句。

聽冬雪這麼說，孟側妃輕蹙眉頭，思量了一番，而後認真道：「冬雪，妳過去一趟，請王爺過來。」

冬雪原還巴望著主子去爭寵的，想當年主子才嫁進趙王府的時候，那可是備受王爺寵愛，而王妃的娘家與王爺卻有夙仇，王爺心中可恨著霍家呢。連帶對王妃也是百般不順眼。

可主子倒好，突然性情大變，將王爺往外面推。起初她是勸的，可這一、兩年來她也看明白了，主子的心根本不在王爺身上。

主子當年委身於王爺，不過是想從清水庵出來，那是權宜之計。憑主子當年的品貌名聲，做區區一個趙王側妃的確是委屈了。

冬雪後來也漸漸想通了，便不再勸主子去爭寵，左右趙王難成大器，最後若是齊王登基為帝，齊王想要討了主子去，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嗎？甚至連如今主子主動提起請王爺來，她都不太願意。

「娘娘，請王爺來做什麼？」冬雪小聲嘀咕。

孟側妃冷眼睨著她，「妳現在膽子大了，連我的話都不聽了嗎？」

冬雪忙請罪說：「奴婢不敢，奴婢這就去。」

孟側妃平時不拘著院子裡的丫鬟們，只要她們鬧得不過分，都隨著她們去，但她嚴肅起來又十分威嚴，倒不像只有十七歲。

即便冬雪從小跟在主子身邊，但很多時候她也捉摸不透主子在想什麼。

從前的主子，性格是驕縱了些，但她心裡有什麼事，都會跟她們幾個大丫鬟提一提，喜怒哀樂也會表現在臉上。

可如今，主子的心思越發深沉，行事也常常讓人摸不著頭腦，冬雪總覺得，主子突然變得有些老成，而且不做決定則已，但凡做了決定，都是抱著一種不達目的不甘休的態度。

面對這樣嚴厲又難以揣測的主子，冬雪不敢怠慢絲毫，立即離開去請人了。

屋裡一下子安靜下來，方才還在嬉鬧說笑的丫鬟們也都老實待著，不敢再多說一句話。

主子連冬雪姊姊都責難了，想來心情不太好。

孟側妃掃了眼滿屋子的小丫鬟，並未理會她們的反應。在她眼裡，她們只是一群丫頭片子，

還都是孩子。

「把大小姐抱來。」孟側妃吩咐。

她素日裡低調安靜，基本上不會去打攪那對夫妻，她相信她主動去請，趙王一定會察覺到什麼，等會兒就會過來的。

而幸姑素來愛重自己的名聲，在趙王面前喜歡偽裝成一個賢良的人，既然如此，自然不會拘著趙王不讓走。

趙王如今待自己越發冷淡，但是待女兒纖纖還是一如既往疼愛的，但凡纖纖在，他必然會心軟幾分。

孟側妃算準了這些，對接下來要求的事情是勢在必得。

冬雪提著燈籠匆匆去了王妃的院子，趙王和幸姑正在用晚飯，守著院門的小丫鬟知道孟側妃不得寵，她們也跟著不待見孟側妃身邊的大丫鬟，故意尋藉口不願去通報。

還是章嬾嬾知道了，罵了那些丫鬟一頓，親自領了冬雪進院子，而後進屋裡通報，「王爺，王妃，側妃院裡的冬雪姑娘求見。」

「她來做什麼？」趙王望了眼幸姑，見幸姑衝他點頭，這才對章嬾嬾說：「讓她進來吧。」

冬雪走了進來，行禮後才說：「王爺，側妃請您過去一趟。」

趙王皺眉問：「側妃有說何事？」

冬雪輕輕搖頭，「奴婢不知道，側妃只說，讓奴婢務必來請王爺過去一趟，想來……是有急事的。」

趙王還在猶豫，其實他不太想去。孟側妃待他冷淡，且刻意保持距離，從前他還會試著想法子要哄她開心，可時間久了他也明白，或許那個女人打從一開始就是在利用自己。

想通這一點後，他便對她興致缺缺，若不是幸姑提醒，他壓根不想去找她。

幸姑道：「既是側妃差了大丫鬟來請，想必真有要事，王爺不若去看看她。」

趙王又看了眼幸姑，這才略點頭道：「便依王妃的。」

本來興致很好，這會兒被孟側妃攪了興致，趙王也沒了吃飯的心情，他慢悠悠站起身子，對幸姑說：「妳吃完先休息吧，本王去去就來。」

幸姑站起來福身，「妾身恭送王爺。」

到了孟側妃的院子，趙王原本沉著張臉，不是太高興，但是看到她抱著女兒行禮，面色才稍稍緩和了些。

女兒越發大了，模樣漸漸長開，與他越來越相像。

不管孟側妃當初是為了什麼目的接近他、利用他，但是女兒的確是自己的。幸姑尚未生育，纖纖是他唯一的孩子，他十分疼寵喜愛。

「爹爹。」纖纖一歲多了，很多話已經漸漸會說，更是早會喊爹爹了，甜甜喊了一聲，又伸長雙手撲過去要抱抱。

趙王歡喜得不行，立即抱過女兒扛在肩膀上。

一瞬間，屋子裡開心熱鬧了起來。

「王爺坐。」孟側妃道。

「好。」趙王應了一聲，於一旁榻上坐下，順便將女兒抱在他腿上，繼而問：「側妃著人請本王來，是有何事？」

孟側妃道：「妾身聽說，春狩時殿下也要隨行？」

趙王笑道：「這是自然，哪年春秋兩次皇家狩獵落下本王的？」

孟側妃說：「王爺，妾身有個請求，想王爺答應妾身。」

「什麼請求，妳說。」趙王此刻心思都在女兒身上，回話時並未多想。

孟側妃道：「按著規矩，若無陛下恩寵，親王一應側妃侍妾都是不能隨行的，但若是親王親自向陛下請求的話，妾身還是有機會隨行的，妾身是想……」

趙王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打斷她的話，直接問：「妳也想去？」

孟側妃說：「是，妾身想去。」

趙王面色稍稍變了，將纖纖抱給一旁的奶娘，用眼神示意奶娘將人抱走，並遣退了其他伺候的人，直到屋裡只剩下兩人後，他才抬眸看向孟側妃，正色道：「妳想去，想來是有什麼原因吧？」

孟側妃說：「在殿下眼裡，妾身就是這樣的人嗎？」

趙王坐正身子，嚴肅道：「這些年來妳是如何待本王的，本王心裡清楚，在妳心裡，壓根就沒有本王。妳老實說吧，當初在清水庵，妳是不是在本王喝的水裡下了藥？」

他越說臉色越深沉，有些可怕。

孟側妃看著他，不回答他的問題，而是冷靜的轉了話題，「那如今在王爺心中，妾身跟王妃兩個，到底誰重要？」

趙王眯了下眼睛，才說：「是妳故意將本王推到幸姑身邊的，本王得感謝妳。」

孟側妃道：「妾身看得出來，王爺待王妃是真心的，既是如此，妾身識趣，便不想打攪你們。妾身知道王爺是個好男人，但王爺並非真心愛妾身，若是王爺心裡有妾身的話，又何故會移情別戀呢？若是王爺自己都變心了，又怎能怪妾身呢？」

趙王被她給問住了，一時間答不上話來。

他打小就喜歡她，她那麼美麗高貴、善良淳厚，別說京城裡的勳貴，便是幾位皇兄也沒有不喜歡她的。

他知道三哥與她互相喜歡，他從未想過自己能夠娶到她，所以當初在清水庵裡犯了錯，後來她告訴自己懷了身孕，他的確是喜悅的。

這輩子能夠娶到她，讓他去做任何事情他都心甘情願。

可真正娶回來後，他卻發現事情並不是自己想的那樣。面對她的一再冷淡，他會不知所措，會覺得自己比不上皇兄，配不上做她的男人，他會自卑，心裡會有壓力，擔心自己哪裡做得不夠好讓她失望。

久而久之就覺得與她相處是件很累的事情，漸漸的想躲著她。

後來他又發現與幸姑相處時他是真正的開心。

他也想過，若是沒有幸姑，若是她待自己一如既往熱情，他會不會也感覺到累？這段從小便讓他瘋狂的感情，是否也會無疾而終？

趙王是個直腸子，沒有那麼多心思，既然愛上了幸姑，自然不會再三心二意，他對孟側妃只

剩下客氣疏離，不會怠慢，但也不會寵溺。

趙王明白自己的心，他知道自己應該堅持什麼，所以面對孟側妃的質問，他雖然無言，卻不心虛。

「既然如此，側妃，我們好好談談吧。」趙王十分冷靜理智。

曾經親暱的喚她「瑤兒」，如今翻了臉，卻只喚她「側妃」……孟側妃忽然想到另外一個男人，不由覺得好笑。其實她並不怪趙王，畢竟她從來沒有愛過他，也沒有必要要求他愛自己。

只是，理智是一回事，感性又是一回事，細細一想，還是不免感到心酸。

這天下，到底有沒有永恆不變的愛呢？這個男人對自己的感情曾經是那麼熱切熾烈，可這才過去多久，他便變了心了。

既然他都能變心，別人又為何不可？

但她可以不在乎趙王，卻不能不在乎另外兩個男人。那兩個男人，為了她，一個可以罷黜後宮，只寵自己一人，另外一個，縱使有滔天的權力，但只要自己一句話，他也會立即俯首稱臣。

天下還是那個天下，人也還是那些人，可為何……他們對自己的心都變了呢？

她不明白到底哪裡出了錯，但是她知道，這一切都跟那個女人有關。

她的那個夢中，或者是說在她的上一世，那個女人哪是什麼公主，她低賤又卑微，她是齊王送到霍家的奸細，根本不得霍令儼的寵愛。

霍令儼從沒愛過那個女人，即便後來她嫁給齊王為妃，霍令儼也是尋了個容貌酷似自己的女人為外室。

那個女人算計了他，他恨她都來不及，又怎麼可能會愛上她？

還有齊王！

兩世的記憶重疊在一起，她看得清楚明白，齊王心中也是有那個女人的。

她沒了尊貴的身分，沒了獨一份的寵愛，也沒了那令人豔羨的傳奇一生……這一切想必都是拜那個女人所賜。她失了光輝，那個女人倒是成了奪目的明珠。

困在這一方天地裡，她什麼都做不了，她不但要出去，她還要離開趙王府。

「王爺想談什麼，便說吧，妾身聽著。」他肅著臉，她也沒給個好臉色。

「本王想知道妳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。不談過去，只談現在與未來。」頓了頓，趙王又道：「本王知道妳心裡從未有過本王，當初在清水庵委身於本王，也是妳迫不得已。妳為了自己的前程想離開那裡，情有可原，本王不怪妳，只是如今本王既明白了妳的心思，又愛上了王妃，便也清楚明白告訴妳……」

他抿了下唇，黑眸炯炯有神，「妳若是繼續留在本王身邊，本王絕不會虧待妳，但也絕對不會再寵幸妳，妳若有別的打算，不妨說出來，是走是留，都隨妳的便。」

孟側妃感受到趙王變得跟從前不一樣了，但能說出方才那一番話來，她仍是有些吃驚。

她怔愣的看了一會兒面前的男人，才說：「王爺此話當真？」

「當真。」趙王認真又嚴肅，「只是……妳即便從趙王府離開了，再想去齊王府並不是容易的事兒，三哥心裡若有妳，憑著三哥的心思，他自然有辦法，但若是三哥心中沒有妳……妳就只能回孟國公府了。」

「既然王爺把話都明白了說，妾身也對王爺說些實話。」孟側妃道：「當初在清水庵，的確是

妾身為了儘早出來算計了王爺，妾身對不起王爺，這筆帳，日後若是你想算，可以儘管找我。  
「只是王爺說的對，妾身心裡從未有過王爺，如今見王爺與王妃感情和睦，琴瑟和鳴，妾身也替王爺高興……」

「這些客套話就不必多言了。」趙王不想聽她評斷自己與幸姑之間的事，便打斷道：「春狩時妳想同行，本王答應妳會去向父皇求這個情，妳育有皇孫，於皇家有功，想來父皇會答應。」聞言，孟側妃立即起身行禮，「多謝王爺恩德。」

趙王依舊坐著，輕蹙眉心看著她，「帶妳一起去可以，但妳得答應本王，不許做任何有傷趙王府顏面的事。若是日後妳離開了趙王府，妳要做什麼本王都不管，但是現在不可以。」

孟側妃淡淡應下，「妾身明白。」

趙王點點頭，輕輕吐出一口氣來，而後負手起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本王便走了。」

孟側妃沒有挽留之意，微彎著身子行禮，「妾身恭送王爺。」

趙王知道她不安於趙王府，她的心在外頭，或者確切的說，她的心在齊王府，她特意求這個隨行的恩情，想必也不是白求的，必然有她的用意。

不過，他管不著她是如何盤算的，只要她不做出有損趙王府顏面的事兒，他隨她去，若有合適的機會，他還是希望她離開的。

趙王信守承諾，次日便進宮求了皇帝的恩准。

三月底的春狩孟側妃也一道隨行。

皇家的孫輩不多，所以到了獵場後，皇帝將霍家的兩位小少爺和一位小姐喚了過去。看到小小年紀卻斯文有禮的笙哥兒，皇帝朝他招招手，「你過來。」

笙哥兒眨眨眼，本能朝父母那裡看去一眼，見兩人都對他微笑頷首，他才走到皇帝跟前去，不過他只站在臺階下，未敢靠近。

「靠朕近一點。」皇帝又朝他招招手。

笙哥兒這才又前進了一些。

皇帝將笙哥兒細細打量一番，不住點頭道：「小小年紀，骨骼不錯，倒是有點你祖父當年的風範。」又問：「可會騎馬？」

笙哥兒小手抱拳，恭敬回道：「回陛下的話，臣子學過騎馬了，如今能跟著您去獵場上打獵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皇帝被逗得高興，止不住笑說：「你個頭還沒有馬高呢，如何能騎馬狩獵？你就算會騎馬，臂力不夠也拉不開弓啊。有這個心是好的，不過還得再等幾年才行。」

笙哥兒就是衝著騎馬打獵來的，若是不讓他去獵場，他怎肯依，忙又說：「臣子會射箭，不需要多少臂力。」

皇帝的神情嚴肅了些，望著他，認真問：「你真想去？」

「嗯！」笙哥兒用力的點點頭，還不忘自己的好兄長，回頭指著笙哥兒道：「大哥也會射箭，我們知道要一起來獵場，高興得很，這些日子天不亮就去家裡的馬場練習，直到天黑才回來。您瞧，手都磨出繭子來了。」

皇帝細細一看，果真如此，不免有些心疼，「你還小，無須對自己這般嚴厲。」

笙哥兒卻認真道：「爹爹說男子漢大丈夫，這點苦算什麼，現在不把基本功練好了，將來上戰

場又怎麼能把敵軍打退？我要做像祖父一樣的大英雄，不要做臨陣脫逃的逃兵。」  
皇帝讚賞的點點頭，「果然是霍家的兒郎，骨子裡便有精忠報國之心，那十數年後，大榮朝的疆土就得靠你們哥倆來保護了。」又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朕准了你們哥倆一起上獵場。只不過，春天萬物復甦，切記不可大開殺戒。」

「臣子遵命。」笙哥兒抱拳行禮，倒是有模有樣。

皇帝道：「你祖父是朕的至交好友，你更是朕的親外孫，日後見著朕，便如同朕其他的外孫一般，無須這般多禮。」

「是。」笙哥兒退了下去，老老實實站在父母身邊。

皇室的孫輩只有誠王的兒子年紀大些，忠王的兒子還不滿周歲，無法隨行，齊王妃如今才有身孕，趙王妃更是無所出，即便趙王側妃生了個女兒，但也因為年紀小，皇帝特意叮囑不必帶著她一道來。

親孫子就來了一個，且親孫子如他父親一樣資質平平，並不得皇帝喜歡，更顯得這外孫得寵討喜。

對此，誠王並無多言。

倒是一旁的誠王妃心中抑鬱，有些按捺不住了。

Crescent Family